

归正之声

《什么是三位一体？》

3. 早期教会的论辩

我在荷兰进行博士学习时，伯寇伟（G. C. Berkouwer）教授进行了一系列为期一年的关于异端历史的课程。那是一门极其珍贵的课程，因为学习正教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学习错谬。实际上在历史上，异端促使教会更加精确地定义自己的教义，以使真理与谬误相区分。教会早年出现过关于神的位格的许多异端，这些谬误促使教会精炼自己对于三位一体的理解。

今天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基督教群体都肯定所谓的教会历史大公会议信仰告白，其中两大会议是四世纪的尼西亚会议和五世纪的迦克敦会议。熟悉一下引发这些会议的论战对我们而言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与神的属性与位格息息相关。高于一切的问题在于圣经中独一神论的观念如何与圣经对基督和圣灵神性的肯定相适，主要是基督的神性，但也包括圣灵的神性。

在先前一章中，我们察看了约翰福音的序言，使徒在那里讲论道（逻格斯），是太初就有、与神同在、是神本身。逻格斯的观念是一世纪基督教会的一个主要观念，好些教会领袖特别将逻格斯视为神的第二位格，这些学者显然是在朝往三位一体的教义行进。然而另有一些人则热心捍卫神的独一性，这导致了一系列随后被定为异端的神学命题的发展。这些谬误促使教会以正式的方式定义其对于三位一体的理解。

形态论与嗣子说

这些三世纪和四世纪出现的异端运动中最早的之一是神格唯一论（monarchianism）。很少有人熟悉这一神学词彙，但是这个词的词根却很熟悉：monarch（君主）。我们想到君主时，想到的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一位君王或女王。如果我们将monarch一词拆解开来，就会发现它包含有一个前缀，mono，意思是“一”，与arch一片语合，后者来自希腊单词arche。这个词可以表示“开端（beginning）”；例如，它出现于约翰福音的序言，使徒写道：“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但是它还可以具有“首领或统治者”的含义。因此，君主就是一个独一的统治者，而君主国则是一个由一位统治者统治的体系。因此神格唯一论（monarchianism）是一种试图维护神的合一性——或独一神论的努力。

关于神格唯一论，教会遭遇的第一个异端是所称为的“形态神格唯一论”，或者仅仅作“形态论（modalism）”。形态论背后的观念是，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都是同一个位格，但他们在不同时代按照特定的“形态”行事。形态论者主张神起先是创造主，然后变成了救赎主，然后在五旬节时变成了圣灵。那作为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地上的神格跟那个创造万物的神格是同一个，当祂回到天堂以后，祂就再次为自己取了父神的角色，但是接着又作为圣灵回到地上。如你所见，这个观念是只存在一个神，但是祂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态或不同表现行事。

形态论的头号宣导者是一个名叫撒伯流（Sabellius）的人。按照一位古代作者所写，撒伯流透过将神与

太阳相比来描绘形态论。他说太阳有三种形态：它在天空的样式，它的光，以及它的热。他说，照着这种类比，神也有多种形态：空中的样式好比父神，光好比子神，热好比圣灵。

神格唯一论出现的第二种形式是“动力神格唯一论”，或者称为“嗣子说（adoptionism）”。这种思想流派也是为了保存一神论，但是它的追随者们想要将尊贵和中心地位更多给予基督的位格。那些传播这种观点的人主张，在创世的时候，神造的第一件事物是逻格斯，在逻格斯被造以后，万物才受造。因此逻格斯比人类甚至天使更高，祂是创造主，居于万物之上，除了神以外。但是祂不是永恒的，因为祂自己也是被神所造，因此祂不是与神同等。

按照嗣子说，在时间当中，逻格斯在耶稣的位格里成为肉身，在祂的人性中，逻格斯在执行同一使命、为同一目标效力上是与父合而为一。祂顺服于父，并且因着祂的顺服，父“收养”了祂。因此，称逻格斯为神的儿子是合宜的。然而，祂是动态地变成神的儿子，有一个变化存在，祂并不总是神的儿子，但是祂的儿子身份是祂所挣得的。

那些捍卫这种观点的人引用诸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西一15）之类的圣经经文。他们同样争辩说，新约描述基督为“首生的”，带有一种暗示，表明祂的存在是在时间中有一个起点，而任何在时间中有起点的事物都小于神，因为神没有起点。简短来说，他们相信逻格斯像神，但不是神。

这些观点导致了第一次大公会议——尼西亚会议于主后三二五年召开。这次会议产生了尼西亚信经，肯定了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祂是“受生而非被造”。信经宣佈基督是“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与父有一个本质”，藉着这些宣言，教会宣明圣经中诸如“首生”和“受生”这样的词，是跟基督的尊贵地位有关，而非跟祂的生物学来源有关。教会宣称基督与父具有同一本质、存在和实质，因此这一观念就表明出来：神尽管有三个位格，却只有一个本质。

基督一性论和涅斯多留派

尼西亚会议标志着教会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大部分说来，它终结了神格唯一论。但是两个关于基督属性的新谬误很快又发展起来。

第一个是由一个叫做犹提乾（Eutyches）的人教导，他是第一个将基督一性论的异端清楚表达出来的人，这个异端似乎在每个世代都要重新浮现。一性论（monophysite）这个词包含一个我们如今熟悉的前缀mono，意思是“一”，而physite来自希腊词physis，意思是“本性”，因此，一性论的字面意思就是“一个本性”。

一世纪以来，教会声明神是本质、存在或属性皆为一，而位格为三；然而关于基督位格的声明则正相反，基督是一个位格、两个属性——人性和神性。但是犹提乾否认这一真理，基督一性论的异端教导耶稣只有一个属性，犹提乾视耶稣为具有一个“兼有神人二性（theanthropic）”的属性。Theanthropic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词anthropos，意思是“人或人类”，而thea的前缀意思是“神”，因此theanthropic类似某种合成词，结合了希腊词语中的神和人。犹提乾是在说，在基督里只有一个属性——一个神性的人

性，或者换个方向倒过来说，一个人性的神性。但是犹提乾的观点显然是否认基督具有两个属性，一个人性，另一个神性。实际上，一性论的异端视基督为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某种大于人又小于神的存在，他代表着一种神化了的人性，或一种人化了的神性。因此人性和神性间的区别在这种思想中被模糊了。

然而教会不但得与犹提乾和他的一性论异端作战，还要抵制一个孪生异端：涅斯多留派

（Nestorianism），得名于它的创始人涅斯多留（Nestorius）。涅斯多留基本上主张一个位格不能具有两性，如果有两性，那就必须有两个位格。因此，既然基督既有神性又有人性，那么他就是一个神性位格和另一个人性位格的共存体。这是一性论歪解的相反方向，在涅斯多留异端中，基督的两性不仅仅被区分，而且还是被完全分离。

做出精细区分是神学家的特权，这正是神学的意义所在。因此，我告诉我的学生：“你们要学习作出的最重要的区分之一，是在‘区别’和‘分离’之间作出区分。”我们说一个人是一个二元体——他有一个身体维度，还有一个非身体维度，圣经对此的用词是身体和灵魂。如果我将一个人的身体和他的灵魂相区别，我对他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但假如我将他的身体和灵魂相分离，我就不仅仅是伤害他，而且还是杀了他。因着没能捕捉到区别和分离之间的不同，涅斯多留本质上摧毁了圣经中的基督。

这一真理在圣经解经的许多要点上都非常有用。例如，耶稣有时候说有些事情是祂所不知道的，神学家们将这些声明解释为耶稣的人性非全知的证据。祂的神性当然是全知的，因此当耶稣说祂有些事情不知道时，祂是在彰显自己人性的局限。同样的，耶稣显然流汗、饥饿，并且肋旁被刺，但我们不相信是神性流汗、饥饿或是肋旁被刺，因为主的神性没有身体。那些都是祂人性的彰显。耶稣具有两性，一个神性和一个人性，有时候祂显示自己人性的一面，而另一些时候祂则显现自己神性的一面。我们可以在两性之间作出区分而又不分离它们，但是当人性流汗时，它仍然是连接于一个不会流汗的神性。

教会历史上，有人争辩说神性和人性之间存在一个“传递”，他们声称这样才能使得基督的人类身体能够同时在多个地方。空间上的非此即彼性一直被视为人性的局限之一，人性不能同时出现在三个地方。然而，人性可以与神性联合，就能够同时出现在三个地方，神性可以同时出现在匹兹堡、波士顿和华盛顿。然而历史上的争论在于，基督隶属于祂人性的有形身体，能否同时出现在三个地方？有些人说可以，因为祂的神性将无所不在的属性传递给了祂的人性。神性向人性传递知识是一回事，然而，神性向人性传递属性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如此的传递能够使人性神化。

这一关于基督两性相区分的真理对于十字架而言十分重要，人性死了，但神性并没有死。当然，在死亡中，神性仍然连接于人类尸体，那个联合确实在那儿，但是所发生的改变是人性当中的改变，而不是神性。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迦克敦会议

迦克敦大公会议召开于主后四五一年，旨在处理基督一性论和涅斯多留派的异端。有些学者曾经主张，在整个教会史上，迦克敦会议是有关基督论的极限会议，意思是教会从来没有真正超越这次会议上形成的关于基督位格的理解。我同意这一主张。理论上来说，在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或者三十世纪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在基督属性上给予我们一些目前所没有的新洞见，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然而我在教

会历史上还没有看见任何超越迦克敦会议设立的界限或在这次会议确立的理解之上进一步发展的见地。

迦克敦会议制定了以下宣言，就是所闻名的迦克敦信经：

“我们跟随圣教父，同心合意教人宣认同一位子、我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祂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祂与父同体；按人性说，祂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神性说，在万世之前，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晚近时日，为求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童贞女马利亚所生；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两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各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会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内，而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却是同一位子、独生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正如众先知论到祂自始所宣讲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所教训我们的，诸圣教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的。”

这一信经因着好几个原因值得注意。首先，它肯定了基督“真是上帝也真是人（truly God and truly man）”（Vera Deus, vera homo），这一肯定意味着耶稣基督在两性的联合之下，既是神又是人。祂既有一个真正的神性，又有一个真正的人性。

不幸的是，许多本该知道更多的人说迦克敦信经肯定了耶稣全然是神和全然是人（fully God and fully man），这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我们说祂的位格是全然、彻底神性的，那么祂必定只有一个属性。我不能有一个位格同时、在同一个关系下完全是神又完全是人，这是一个荒谬的观念。

现实中，迦克敦信经肯定了耶稣具有两性，其中一个神性。祂的神性是全然的神性，不是什么半神性，而是完全的神性。基督的神性拥有神性的一切属性，一个都不缺少。同时，按照被造的人性来说，基督的人性也是完全的人性。我们在基督的人性里看不到一样事物是原罪，除了罪，祂在所有方面都与我们相似。祂是一个真人，正如亚当被造是一个真人一样。人性中的一切力量和局限都可以在耶稣的人性中找到。

其次，也许迦克敦信经最著名、最为人所知的地方是所谓的“四否定”。当信经宣信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之间存在完美的合一时，所描述的方式是“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换句话说，信经说我们不能将基督的两性混为一谈，那是基督一性论的异端；我们也不能将两性相分离，那是涅斯多留派的谬误。相反，基督的两性是完美合一的，我们可以在二者间作区分，但是我们不能将它们混淆或分离。我们不能持有基督里面的神性和人性互相混乱或改变的观念，如此我们最终所有的就会是一个神化了的人性，或一个人化了的神性。

如你所见，如果我们要对基督的位格具有一个可靠的理解，我们就必须在混淆和分离之间行走于剃刀边缘。我相信教会历史上的一些最伟大的头脑——包括我至始至终最喜爱的两位神学家——在他们对基督的理解上都是根本的基督一性论者；至少他们的思想中具有一性论的元素。我所谈论的是汤玛斯·阿奎那和马丁·路德。我有一些路德宗朋友，我总是称呼他们为“我的一性论朋友”，他们则称呼我为他们的“涅斯多留朋友”，但我总是会说：“非也，我没有将两性相分离，我只不过作了区分。”

第三，迦克敦信经肯定了基督两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各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会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内”。换句话说，在道成肉身当中，神没有放弃祂的任何属性，而人性也没有放弃其任何

属性。当耶稣来到地上时，祂没有将祂的神性放在一边，也没有取一个小于完全的人的人性。在论战之中，属神之人聚集在迦克敦确定了这些真理，我们应当永远为之感恩。

据说曾经有四个世纪是教会对于基督位格的理解最受攻击的时候，这四个世纪分别是第四和第五世纪，以及十九和二十世纪。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是生活在一段历史的馀波之中，即两百年针对教会有关基督位格的正统理解的剧烈攻击之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今日重温三位一体的概念是如此重要。